



慎思錄

四

口口3
79
4



門 卷
79
7

慎思錄卷之四

貝原篤信編錄

天地之間只有一箇道而已矣更有何物乎哉或曰

陰陽是與道相對何言只有一箇道而已乎曰陰

陽亦是道中所備之物莫非道道者天地之主宰

以所統而言陰陽之綱紀以所經緯錯綜而言萬物之根柢以所生而言

言人身之德行也以所稟受而言天地者道之鄒廓

也以所用在而言陰陽者道之權力也以運用而言四時者道

之流行也以轉化而言萬物者道之形體也以所寓而言道也

者以主宰天地總攝陰陽化生萬物者

也以其流行謂之道以其主於氣而有條貫又謂之理其實道與理一也以其所指異名耳此理爲陰陽之主而不相離理之有氣猶人之有四體故言理則氣在其中而不可離合蓋無無氣之理又無無理之氣理與氣一而二二而一可謂同而異也故善觀理者就陰陽言之而不失其理由以理爲主也氣是理之運用理是氣之本主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是就氣而見道可見道與陰陽決是非一物混同而無間也其混同無間之中有至理而主宰之如或離陰陽

而言道或主陰陽而言道者非知道者也離陰陽而言道者如係風捕影此異學空虛之說也其言爲妄誕主陰陽而言道者如其糟粕而舍清醕也是方枝術數之說也其言爲鄙陋皆此不知道之至理而爲陰陽之主也苟理會此意則合陰陽爲道固可也以陰陽爲器亦可也故明道曰器亦道道亦器苟離陰陽爲道則不可也蓋由無無理之氣無無氣之理也

天運而不息故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者是乃道之所以變化流行而成其功也而此道必有氣而流行

變化氣之所以流行變化者其實即道爲之主宰而萬化出焉所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是也道之中自有氣而具焉譬諸人身之必有四體苟無四體則不可以爲人苟無氣則不可以爲道氣不能無動靜於此有陰陽陰陽者道中之物也非在道之外故言道則統氣而在其中矣不可分拆而爲二物古昔聖人未嘗以道與陰陽爲二而說可其理氣混同而無間道至于陰陽而陰陽在其中然則理外無氣故曰天地之間唯有道而已矣更有何物乎哉

天統地地之內外亦是天氣之所貫通流行故偏言天則地在其中矣謂天地之道稱之天道焉稱之爲天道者猶言聖人之道君子之道以其所在名天而已其實天亦道中之一物耳道在天而爲主宰故曰天即理也天地生而後道在天地故天地者道之形體也陰陽者道之動靜也道非形體則無所寓非動靜則不能致變化行四時生萬物陰陽之所以致變化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者以道爲之主也故道之外非有陰陽也

萬物者道之所生也萬物已生之後爲道之形體而

道在其中而行焉。道者形氣之主也。天地絪縕之而立，陰陽絪縕之而行，萬物絪縕之而生，生民絪縕之而育焉。天地陰陽萬物生民都，是道中之物。仰觀俯察，則其陰陽流行萬物成性，皆是道之所著。見粲然，上下察也。智者見之而自得焉。百姓日見不知。而陰陽成造化之功，天之成功，皆是陰陽之所為而已。然非陰陽獨成，道令之成也。故陰陽謂之道，亦可也。謂陰陽為非道，亦可也。何也？則天非陰陽，則不能生成，所以生成者，便因道為之主宰也。

或問天道運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流行生成之正而常者，固可謂道之所為也。其流行之變而不正者，往往為災沴，如夏寒冬溫，日食地震之變，不可謂道之所為，奈何？曰：天道之流行，常在陰陽之所為，而陰陽之動靜，有常有變，其變化之間，不能無不正。如有四時之災沴，夏之伏陰，冬之愆陽之類，是也。陰陽之變化，雖有時而錯亂，差忒然，天地之常者，自若終不能失其常。此因理為之主宰也。天夏熱冬寒者，常也。有伏陰愆陽者，非其常也。常者，天道之自然也。變者，陰陽之差錯也。陰

陽之運道爲之主而爲萬化之本原蓋非道則不能主宰陰陽而發育萬物非陰陽則不能爲之闔闢運動而行造化然其闔闢運動行造化者亦是道之所主也非陰陽爲之主也故天地之覆載陰陽之闔闢四時之流行萬物之生育皆是道之所爲也雖陰陽爲之經緯錯綜亦是道中之事而已矣蓋有道而陰陽立有陰陽而道行無道則不立無陰陽則不行故道與陰陽一而二二而一須是會于心而自得之非言語之所能形容也先正以爲理氣決是一物此欲後學之易曉也要之

理氣不可分析明道曰道亦器器亦道夫道器誠是一物然而明道渾融而說其義自分明况理氣本是不可分析蓋理必有氣氣必有理不可說離合不可論先後其以混同謂之一物固可也以有主宰運用之異謂之一物亦可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皆是就陰陽爲言故舍陰陽則無道之可言道因陰陽而見然廢理而說陰陽者術者之陋也指陰陽爲道猶指天地爲道指聖人爲道以此道之所在而言其實天地陰陽即是道之所存而還是道中所在之物也

蓋以道為主而言之則天地萬物皆是道中之物以天地萬物為主而言之則道在于天地萬物之中而為之王者也如陰陽則又非天地萬物之比不可以同異離合言之故易以陰陽言道者以此也

朱子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竊謂天即理也陰陽五行之所以化生萬物者即理令之然也然則此天字以理言為是此以萬物未生時而言蓋天地有生理萬物資之而始生道必有陰陽而具焉苟無陰陽則不可以為道

陰陽乃天道生物之具也故曰以也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此以萬物既生時言蓋萬物之既成形也理亦依舊而在焉是理亦賦也

或問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信此言則陰陽亦是純粹可無災吾子以為天地之間唯有一個之道是以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道果有至理則不可有不善無不善則災禍亦當不興然如陰陽乖戾寒暑不時風雨不節雨暘不順霪雨大旱日食地震山崩海溢之為害或君子有禍小人有福之變皆是為天地之災禍陰陽之乖戾豈可稱之為道

耶然則天地亦有不善乎答曰天地之道陰陽之
運有常有變常者正而變者邪也陰陽和風雨順
寒暑時山不崩海不溢者常也反此者變也雖變
而不正然皆是道之流行者也不可謂非道蓋陰
陽之流行便是天道如陰陽則其變化無窮是以
其行也有常有變其常者正而有理其變者不正
而差錯所以乖戾而失序者然也故陰陽雖有時
而乖戾失序天地之道正而常者自若而為之主
宰故陰陽亦不能不歸其正是以雖有陰陽不正
之時亦不可謂非天地之道也明道曰善惡皆天

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亦此
意也譬之穀肉食之義者也而食之饑餓肉之餒
敗者是穀肉之變而腐壞也不可食雖腐壞而不
可食謂之非穀肉則不可也然則小人之凶惡陰
陽之災沴皆是為天理之變而不正者也天地之
理雖為陰陽之主然本是無心不能節制陰陽而
使之適其宜是以不能獨成位育之功必有賴聖人
之裁成聖人有心而維持此道建中於民中則無
過不及之理故中者聖人維持此道之心法也聖
人繼天立極裁成天地之道以輔相天地化育之

所不及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焉天道成焉地道平焉天地自位焉萬物自育焉故朱子曰儒者之道必到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程子朱子皆謂陰陽亦形而下者是以理與氣相對而謂之也蓋理氣雖不可分然不_分而言之則其別不明故程朱之言如此其實器者有形之物此為形而下者陰陽只有象而無形不可謂形而下者也明道曰器亦道道亦器蓋道器不相離然程朱欲說理之

為主千萬物故以陰陽為形而下者而已蓋道為至陰陽為次焉其言不如此則道不明而已是不得已之說也人生受命於天也有賢愚之命有禍福之命其吉凶禍福賢愚美惡皆是天之所命得之於有生之初而有厚薄之定分然非天有心而降之其所受命於天是陰陽變化之道而鬼神造化之所為偶然而已然而天道福善禍淫者是本然之理非偶然者也爾陽過則為大旱陰過則為霖雨或大風洪水山崩川決海溢地震疾疫蟬蟲種種災害皆是陰陽闔闢之大過不及是所以天道無心而陰陽有變也天

道至理本自善而無惡謂之善者生生覆育之謂
然陰陽之變易雜糅無窮動靜無常是以災害有
時而生是雖非天理之正然是亦天理之中不能
無者自然之理也故程子曰善惡皆天理又曰善
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可謂深得此意也
天道流行化生萬物萬古以來生生不息覆育無
窮所以至淑而無慝也然陰陽有災沴寒暑不時
雨暘不順旱潦不節君子有禍小人有福者何也
曰天道無心而有理無心故不能自成有理故生
生愛育無窮夫四時有序寒暑風雨順時福善禍

淫而不違者天地之常理至誠無息者也陰陽有
災沴者非天地之常理是陰陽之變化太過不及
之差而已天無心而不能自成故不能獨制其過
不及必有待人力之裁成輔相而成其生育之功
聖人繼天立極建中於民裁成天地之道以制其
過輔其不及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以補造化
之力所不及是以有心代無心也

或曰大易不分理氣唯言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非聖人不知有理與氣之分
然渾說而不分者恐有深意在川上曰逝者如

此夫不舍晝夜程子說之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息
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
窮皆與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皆渾融說
何等分明宋儒動分理氣爲二物恐可爲陋乎予
答之曰夫子及程伯子渾融而說者固恐有深意
然伊川朱子之分開說者亦隨時順宜是立教之
道以義起者事勢之令然也蓋後世斯學不明不
知理爲萬物之根抵故揭出理與氣分析而說
苟不知此則不知理之爲理氣之爲氣是爲何物
故不得已而爲之分開而說而已矣且夫前聖所

朱言到後世漸漸詳說者多矣如堯舜說一中字
而足至孔子說仁說義至孟子說仁義禮智說
浩然之氣說性善皆前聖所未發堯舜唯說中至
孔子說中庸子思始說中和此時變世態人心之
所令然不得已之故也程朱恐後人之認氣爲理
將理低看了與陰陽渾雜故分開而說耳蓋理是
天地之道萬物之本根陰陽之主宰其至貴至粹
非陰陽之可比故分析說令知與氣爲別物苟渾
說則恐後人習而不察其理湮晦不分明故分開
而說亦自然之勢不得已之意爲後學立教之道

隨時爲宜固當如此是亦先賢之微意也後人非敢所可議如朱門未學之徒愈分析則愈紛雜惟取夫子明道之渾融而說者與伊川朱子之分析而說者各極其意趣以其異同而離合看則渾說分說各有微意如此則恐有益于講學學者幸不可執一而論

道與理一也雖天人之道非有一然以其流行謂之道者天之道也以其率性謂之道者人之道也以其條貫謂之理者通天人而言如易謂窮理孟子謂理義禮記謂天理是也以其與氣相對而無形象

者故宋儒專說理字與氣對了近世異學之輩出以謂只可謂之道不可謂之理此亦固陋之甚不通時變者也豈知古來聖賢之說順時異宜哉如堯舜之盛世未有幾許議論唯言一中字而足矣至後世歷時愈久而議論愈詳到宋儒專說理字亦何害之有

道者一也隨其所指而義各異不可混雜有天道有人道一陰一陽之謂道是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天之道也在天曰命是也成之者性也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天命之謂性是也率性之謂

道此言在入之道既有入性而仁義禮智信五者備矣而對父子則有親之道對君臣則有義之道對夫婦則有別之道對長幼則有序之道對朋友則有信之道非道自性出而何也在天在入固一理而有先後本末之殊不可渾而同之蓋陰陽流行者在天之道所謂道之本原自天出是也人倫事物當然之理亦謂之道是在入之道自性而出者也在天之道自命而出在入之道自性而出然在天在入一道而已

得元氣者滋息失元氣者枯涸人物皆然如水是陰類暑月可減而却滋益寒月可增而却耗涸者何也蓋水本陽氣之所化生春夏陽氣盛故水之生也多矣秋冬陽氣衰故水之生也寡矣醫家治金瘡產後陰血大脫者不以補血藥而用益氣藥蓋補氣則血亦自生矣若專補血則血不生元氣彌虛耗而死矣故古人血脫者必補氣此與陽長則水自生亦同一理也

萬物皆生於一理之中故一理之內陰陽五行四時人物具焉天下豈有理外之氣理外之物理外之事乎譬如四體百骸具而可為入苟闕其一體則

不可爲全人說命謂股肱惟人苟無股肱何可以爲人哉理之統陰陽一氣亦如此必兼氣而可爲之理苟無氣則不可以爲理此氣爲理之所統有故言理則氣亦在其中矣言陰陽則理亦在其中矣理與氣不可以離合言之不可以先後言之宋儒析之爲一者有以也蓋天地之間以理爲主而無氣則不能爲輔翼故理譬如君氣譬如臣不分而言之則理之爲主也不明矣故不得已而有此說耳其實不可析而爲一後人不知先儒之微意妄分析而爲一物而已

人之才性有明大體而暗細事者所謂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大學所謂斷斷無他技也是誠可貴也又有明于細事而暗于大體者所謂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雖多材多藝所不足貴也如漢元帝宋徽宗多材藝而曠治道是也今有耽材藝而害心術者矣是得小而失大也

知有大小有偏正智之大而正者雖於小技曲藝無所長然明于義理之大體可謂君子之智也智之小而偏者長乎曲藝通於衆技於凡雜細之事甚敏捷然其心唯明小事而暗大體可謂小人之才

也君子之智也廣而不倚譬如登高山望四方所見廣遠其規模之大也小人之智也狹而偏譬如以管窺天雖能通于一偏其為量也小矣志士愛日蓋懼百年之期難保而時日之逝易過萬端之事繁重而進修之功難成也而人生最可愛之日之時有三焉其一幼弱之時記憶與精力俱盛故博聞強記之功易成一記誦則終身不忘此時精勵則一日之功可以當十日此學者當愛日之時也其二少壯之時父母既老不能久侍養是以定省之功不可一日怠廢此人子當愛日之時也

其三老境衰殘之日躬既致仕則無公事無鹽之勤勞方此時須思其死期之迫近而日日娛樂優游終身此老衰當愛日之時也夫善勤勞善娛樂者君子一張一弛之事以一時為一日以一日為十日以下年為十年是愛日也遜志齋曰善愛其身者能使百年為千載亦此意耳不能娛樂能勤勞則日日空過年年徒度怠惰而虛生憂苦而終身而已山有樞詩曰山有漆濕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究其死矣他人入室此詩可為至老憂苦而不知樂者之警戒

藏怒宿怨念舊惡而不忘者不仁者之常情也不能
赦小過與養恩爲人君者苟怨怒之激烈此則其
下民視之如寇讎含冤忍耻而不堪其命者多矣
凶暴之至天怒人怨其降災報禍不利于子孫
雖忍刻于民而不顧豈不愛其子孫乎不仁
之甚貽禍于子孫可畏哉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
子古人曰可爲子孫惜福雖無學之人亦希可微
省悟

君子與小人其於人物也所好惡每每相反君子之
所好小人惡之君子之所惡小人反視好之而沉

溺矣蓋因其天性之所好惡與自幼稗所習慣在
異而已看其所好惡而其人可知而已矣

食以養生養養者以此傷生藥以救人庸醫以此殺
入學以治性小人以此傷性此三者本是益人之
物事然而害人如此由用之之失其道也

井田之法雖於中國廣濶之地後世有其勢難行之
論况於外夷壤地褊少乎凡爲治之道只在發政
施仁教稼穡嚴法制薄稅歛省力役興學校明倫
理耳不要泥于古制今不知其土宜而拘拘于古
制者以中華古昔井田法爲可行于外夷是陋儒

之見不諱世變偏僻之說不知時宜者可謂智乎
有欲而無主則亂猶有民而無君則亂故君子以義
制欲所以樂而不亂也小人以欲忘義所以亂而
不樂也小人任意縱欲而不耻其所樂不過飲食
色貨其終歸于禽獸而已

王珪魏徵之事于世民范祖禹以為食君之祿而不
死其難於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焉劉友益尹
遂昌之說與此異却覺有理恐可為優凡范胡二
氏其說嚴明可謂古今之正論歷代之權度也然
流徧固傷刻薄者亦間有之矣比之司馬溫公之

說溫良易直而穩當恐不能及矣

唐太宗自知神采為臣下所畏常溫顏接羣臣導人
使諫且賞諫者以來之篤信案醍醐帝對羣臣常
和顏色以待之欲事之易奏也是倭漢同日之談
也

時勢之不幸不能巧免方此時亦無可奈何唯有修
己慎言安命自寬之工夫而已苟諂祈神佛諛索
權家可謂失守是不知命也

衆人之為人與草木禽獸之為物其生則異而其死
則同何則衆人雖下愚其生時亦皆有五品之交

四民之業且有衣食之養屋室之安誠與禽獸不同道其既死也一歸於腐壤無德行之遺人無冷名之傳世一時漸盡而無餘矣與草木禽獸無異爲人者豈可不知耻之乎如耻之無知爲學學而貧得則德澤功名流于後世而不滅爲不虛生此君子沒後所以異於衆人及禽獸草木也

仁者人心之生理爲萬善之本博施濟衆是仁之發用是萬善之所行無非仁溫和慈愛爲仁之本博施濟衆爲仁之末仁總萬善予故曰仁者人之生理而萬善之總稱

用兵之道義以爲質術以行之勇以出之知以成之良將哉苟非義以爲質雖有勇智良術是爲賊兵而已

天地之道自開闢以來雖歷萬古常而不變故古今一般人心有私民俗漸澆薄隨時世日日變遷而未休故人道之興廢古今不同所以與天地之道不相似也

道本在近所及者遠道本在淺所極者深道本在卑所積者高孟子曰道在爾而未諸遠事在易而未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蓋道之所在

乃親其親長其長是孝弟而已此日用常行之事可謂至淺近且卑也故雖愚夫愚婦易知易行苟舍孝弟而求道於高遠是求道於所無也猶緣木而未魚也孝弟之道積于身而不可及謂之高孝弟之理通于神明不可窺測謂之深孝弟之理達于天下謂之遠此君子之道所以高深且遠也故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異學之說捨孝弟而不務獨於孝弟倫常之外欲求其高深者不知

孝弟倫常之外無高深者苟於此外求高深者譬如繫風捕影此捨實有而取空無也

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書曰監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又曰率乃祖攸行竊謂草創之君必有出衆之才而經歷多謀慮深故其慮慮也遠立法也密欲使子孫世守之所謂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雖後世子孫有聰明才能高出于衆人而於守國家之道則不能及其祖宗也故子孫世守祖宗之舊章而不失則永無顛覆之患何以國敗家之有雖傳之至萬世亦然苟後世子孫有作聰明亂舊章

顛覆祖宗之法則國弊民叛而不至危亡者未之有也故范祖禹曰國家之敗未有不由子孫廢祖宗之業然則爲人子孫者豈毋念爾祖宜聿修厥德

教戒規諫之道不可迫切迫切則令人忿恚而不能服從如教子身亦須優游以開導之勿怒疾于頑是敬敷五教在寬之意蓋人心和悅則從忿恚則違故泮水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程子亦曰大率言語須是含蓄而有餘味薛敬軒曰辭婉必能動人此言皆有旨哉

凡讀書及聽於人者要寧靜其心安定其氣虛心純一不慮其他無雜念之紛擾如此則理會得分明且記得而不忘

人身之中心爲天君耳目鼻口形爲五官是其大畧也細分之則五官之內亦自有貴賤品秩耳目之觀聽者宰相之任也平時輔導於天君有變則掌進退其神妙亞乎天君可以爲五官之長口鼻之出入者納言主賦之官也形以腸胃爲重手足次焉腸胃之受納者倉廩之官也掌養此等諸官亦是爲樞要唯手足之爲力者勞事使役之官也此

為最下

善學者志不倦心不盈一善之不聞一理之不知然如飲食之不飽也此何繇而然哉誠以道無限而事無盡也

君子當平居無事時大率與眾人無異遇艱難多事而後見其才器之所蘊蓄優且長也所謂不遇盤根錯節無足以別利器也

君子之處世也有常有變居常固宜勤慎逢變最須用力大凡臨大節不可奪而後見其為君子苟於此處一失節雖平日有他善可稱亦不足觀而已

如揚雄劉歆趙孟頫之輩是也曾子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為君子人也其意可觀

正君臣之分嚴華夷之辨臨大節而不可奪是名教之所以立而春秋之法以此為重儒者之學所宜講明而君子之臨利害處死生固守其節操而不可移奪者在此而已矣蓋君子方平居無事之時頗如不異乎眾人特方履艱難之時而不失其操守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故臨大節而不可奪惟可以為君子人苟不如是則雖其學行博達

足以示人其文章勲業足以傳世然不足觀也
已

許魯齋一世之名儒而以道自任其平生之學行誠
足以爲師表然其心事賊失身非類其罪可謂大
也大節既虧雖有他美豈能足贖乎况其文章勲
業亦不足垂世乎

君子亦無不求多福畏災禍唯其所福禳禍也於我
身自反而已無所求於外只是忠信慈祥爲善利
人而不自私臨財而不貪危亂之世括囊隱默明
哲保身是求福避禍之道也故詩曰永言配命自

求多福又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列女傳曰德勝
不祥仁除百禍此之謂也

禽獸無知而能知人之所不知雞之司晨犬之警夜
且能聞臭之類此其偏性之長處也雖堯舜之智
所不能而物之有偏長如此是無他因其所性昏
塞而唯有偏小竇之開明而已此乃所以爲禽
獸之性也蓋明生於一只其偏于一事故能通一
事然因昏塞故不能通其他且雖昏愚之人亦有一
一事之偏長不可廢此由有一偏細微之明而已
朱子曰天下之物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

之則所謂理也愚謂二者姑以事親一事言之我
於父母也有資始資生之恩與天地齊且其自幼
至長鞠育教誨之愛亦至矣可謂昊天罔極也是
孝乎父母之所以然之故也事父母之道當用其
心者在致愛敬而竭其力且如養志養口體溫清
定省皆所不可闕是所當然之則也故與則皆是
理也然別而言之所以然之故者理也所當然之
則者義也

自衛自矜者貪名之事而又喪名之基也務實自謙
者忘名之事而又得名之基也蓋務實者雖或不

速得於一時之美譽久而自著矣譬如植木之有
根本而枝葉自生也務外者雖或忽得一旦之浮
名久而自息矣譬如潢潦之無根源而漸涸也故
貪名者却喪名愚之甚也

君子之道親親仁民愛物者有二義焉蓋親與民物
三者皆天之所生而所愛育也是以吾事天之道
當厚天之所愛也吾親之仁之愛之者乃所以順
天心而事之也此為一義二者本是天地之所生
與吾一氣同體所謂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是不可
不厚故吾親之仁之愛之者乃所以厚吾氣類也

此爲一義然雖有二義要之皆是事天之道也人子事親之道亦猶此蓋爲人子者厚父母之所生愛父母之所愛是宜兄弟則事親之道爲一義又克友乎兄弟此厚同氣也是爲一義然其友愛如此則是父母亦悅樂之此亦事親之道故二者要之皆是事親之事夫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蓋仁存一理事天與事親其事雖異然其心同其理一也

靜坐之說自一程子始孔孟未嘗說蓋初學之人思慮煩擾心志難定故姑以此收拾此心耳是應病之藥蓋靜是動之本動是靜之發故先靜而後動則心有定主其應事也有力而不亂伊川易傳曰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此非偏靜而似坐禪入定之法若將靜坐別爲一件之工夫則與坐禪何異不如居敬之無弊也

始祖之祭伊川行之朱子曰古無此伊川以義起某當初也祭後來覺似僭今不敢祭篤信竊謂始祖之祭朱子既載之家禮及小學如家禮朱子四十年所輯其間固有與晚年之論不合者如小學書五十八歲所輯似可爲據然曰當初也祭後來不

敢祭則似以此爲定說丘瓊山曰小學不刪此條
必有其說是以闕疑不敢次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乂也凡夷狄之人不
學而不知道然而秉彝好德之心自不可泯滅矣
故雖蠻貊之邦澆漓之時亦不能無人倫之道各
有君長而臣屬之如吾邦自神武帝馭寓內已降
至今日帝胄接續永踐寶祚後世雖號令不出于
朝廷然世有君臣上下之分而不相僭亂其存厚
之道雖萬世可知也文獻通考載宋太宗雍熙元
年日本國僧裔然至上聞其國王一姓傳繼因謂

宰相曰此鳴夷耳乃世祚遐遠益古之道也此亦
可以爲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乂也夫本邦之
帝胤萬世傳繼不易此一事可爲吾邦之一大業
事萬世不易之法而中華暨諸夷之所以不及也
天下之善至于中而極矣非中則過與不及而已所
以爲過失也故執中爲止至善人之過失其品數
固多矣要其歸不出乎過與不及二者而已是執
中者所以爲聖人之心法也

學術所以經世也而後世爲學者每不適經世之用
者何也蓋有窮理知道之學是所以經世適用也

可以為有用之學，有章句訓詁之學，是徒從口耳之習而無致知知道之工夫，所以不適經世之用也。惟可為無用之學，凡儒者之學者，有用之學也。俗學及異學者，無用之學也。豈止為無用哉？復將有害於有用之學，可謂無益害有益也。學者可不擇其所從耶？

易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效地。故致知欲極其高，力行欲極其卑。

伊川易傳於復恒賁三卦各發明其義，終之曰：非知道者孰能識之。經說亦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而已與世儒矜高之言不可同日而語，可謂實有所見得也。

知道者孰能識之，咸九四傳曰：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此皆伊川有卓爾高識，以摠發胸中所得而已。與世儒矜高之言不可同日而語，可謂實有所見得也。

抑詩曰：誨爾諄諄，聽我藐藐。蓋聖賢之教人，忠臣之諫君，嚴父之戒子，無所不至。所謂誨爾諄諄也。然而學者之從教，與人君之納諫，人子之受戒，常不能及于此。教誨與諫戒皆為空言，而無益。所謂聽我藐藐也。

世俗每喜巧佞而賤木訥，所謂樂春藻之繁華而忘

秋實之其口也古來小人易進而難退善人難進而易退者此也

治財之道其可禁者有三貪吝費也貪則所未非其分所得非其有是犯乎人也吝則當其禮而不行可與而不與是私乎己也費則放蕩而不節用此取貧窮之道也此三者非治財之道也

山水風月之閑淡芳草嘉木之生意是君子之所愛觀也對之則開豁其心胸清和其情性可以感興道心蕩盡鄙吝是有觸發于天機之益也故講學而有餘力則可消搖遊觀若逢良辰美景則

不可空放過孔子登東山登泰山亦有川上之嘆周濂溪雅縱意林壑平生之志終在丘壑明道慕泰山之勝而有遊山之詩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而歸朱子每經行處聞有佳山水雖迂途必往遊焉皆是聖賢之所玩賞而仁知之所喜樂也若夫愛熱鬧繁華之境者是俗人之所樂也如紅白花開濃艷芬郁之地固可愛賞雖與歌吹雜戲之場不同然不如青山流水之閑淡而味最多而已矣

遊觀山水之時有良朋則同遊可也若無良朋則獨

遊亦可也與俗人同遊則大妨佳興不要強求同遊如以獨遊不為無聊則不待求友而自足矣古人曰秋月不可與俗士賞此言還是蓋世間雖相識者多如風雅之士樂山水閑淡者甚少况樂道義之士乎夫不知吟風弄月之樂者固為俗流嗜於風月之樂而不好道義者最為俗士

古晉本邦帝王之諸陵在畿內者別作山陵其高數丈廣袤數十丈其周匝作池深濶者亦多矣其輦壬築封鑿池也太勞民力故中世以降無山陵又如醍醐朱雀高倉帝之陵無封墳唯平地為葬埋

人不能知其為陵墓孔子曰古也墓而不墳曾子曰國奢則示之以儉我邦帝陵有不封者亦從此意耶唐太宗及長孫皇后之為遺制也俱因山為陵鑿地容棺而已不勞民力而為崇高此可為良法

本邦諸州發古冢者往往有石棺而其內納以兵器與銅鏡其外周匝疊石築埋其制可謂甚厚也意是古昔其鄉土君長豪族之墳墓也然皆無銘誌人故其姓名與世代不可得而知此如文選謝惠連祭古冢文所謂溟漠若然為可恨爾然則送葬者

不可無誌石。人之稟命於天也。其資各有厚薄。崇卑故富貴貧賤。吉凶禍福皆繫於天。其稟受也自有定分。不可遷移。唯須行法安靜以俟天命而已矣。昧者不達此理。以為人力可移奪。故常自僥倖貪求富貴。厭惡貧賤。此繇不知命而失義也。然未之而不能得避之而不能免。徒費心力而已。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君相一日二日萬機故。一日逸豫而不視事。則政事委積。後日欲一時速決。則不堪其紛鬧。故倉卒之際。不能熟思而乖理者多矣。雖士庶之家亦然。逸樂廢時。則家事委積。欲一時速決之。則不堪其煩擾。其所處置過失多矣。然則自君相至乎士庶。雖一日不可逸豫廢事。

有經世濟民之任者。仁惠忠誠知入安民固其本也。且不可不博通于古今。蓋不博古則不能監聖賢之成法。而明往迹之事變。何以能施今日之事務哉。不通今則不能諳達當世之事務。而察識士民之安否。何以能操國家之機要哉。該通典籍者博古也。練習時務者通今也。二事不可闕一。為

將之道亦然范文正公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
爲善者須馴致其道益積習而不已則必成其功而
如自然然則爲善者馴致之功可貴矣爲惡亦馴
致而已

宋人雜誌載都下小兒纔二三歲曲拍皆中節篤信謂
吾戚里小兒生而四歲亦能拍節而不爽有其天
性如此者又不知節者雖長大而教之然不能拍
而中節人性之於技藝有能有不能也如此夫教
入之道如倫理綱常固不可不令衆人由之如其
他材藝人各有能有不能須循其才性之所能而

教之度乎有達其材焉不可強其所不能雖勞無
功後世之任人也不能察其能否強其所不能而
責愜其職雖欲無過不可得而已聖人之用才也
賢哲如稷契皋陶伯益垂夔龍亦各因其所長而
授其職令彼終身守其一官而成其功此所以庶
績咸熙也今教人令成材之道亦當如此

梁蕭允曰禍之所來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
愚謂世人之逢禍也不幸而至者極少矣往往因
求利而得禍者多矣夫求利者欲利己而却逢害
其倚伏必然可不畏乎益求利者必害人而不害人

而利已未之有也然則其報豈可無災禍乎故曰
利者害之本也未名者亦然未名而及喪名者多
矣

治民者先養而後教之孟子曰養而不教畜之養也
追不從教而刑之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故治
民者養教刑三者不可闕其一而其施為之序亦
當如此譬如育子然育子者先養之而後教之教
而不從然後撻之求其從教也苟不教而撻之可
謂不慈矣治民育子其理一也谷
乘快而輕言者必中理也鮮矣乘快輕諾者守信也

難矣豈可不耻于中心乎

擇交貴乎始定交而後擇不勝怨悔者多矣苟交
游非其人可耻之甚也

恭而和交友之道也嚴而寬接下之道也蓋恭而嚴
則不失已和而寬則不失人

李白詩曰他人方寸間山海幾千里言我不能知他
人之心曲他人亦焉能知我之心曲然則彼我何
能傾心而相信哉故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
不知人也

對子分門人須隨事而教誨有過則規戒不可踈懶

而默止如此則廢乎漸而有益教育於人之道宜如此雖奴僕亦不可無教誨若或踈懶而不教姑息而不戒則雖朝夕親炙之久無聞過受誨之益此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也非君子教育於人之道也

子牙之輩雖有小過不可信婢妾小人之言而罵詈之苟如此則子牙雖有其過而不能心服却不恚怒怨憤者寡矣因茲至平父子相夷者往往有之可不慎乎

四書注有稱千百年眼者不足觀復有張燧千百年

眼與四書注不同其中有太王未嘗剪商之說謂說文引詩作寶始戩商解云戩福也蓋謂太王始受福於商而大其國爾其辨證分明又有左氏非左丘明之說亦考證明白且李密陳情表有少仕爲朝之句責備者謂其篤於孝而妨於忠嘗見佛書引此文爲朝爲荒朝蓋密之初文也爲朝字蓋晉改之以入史耳張燧之論事其可取者如此然如論朱陸異同且宗師王陽明可見其學術不正也唯如前所舉三說不以其人廢其言而可也講學尚精澁蓋初學之所知俗學之所記止其皮膚

而已君子之所知自皮而到肉自肉而到骨自骨而到髓其間不知隔幾重之界限然則百之千之之功不可闕此所謂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必如此而後可漸到精微之處其用力彌精則其造道彌淺苟不能如此一視而即止者膚淺鹵莽之學未能到深奧之地何可以自得哉苟學而不能自得者即是口耳之學訓詁記誦之習而已然自得者真積力久自然而得之於已也非著意安排蹴其等而急追求之者之可得也所謂渙然水釋怡然理順久自得之非偶然也

明儒博識聰明而才俊者往往宗師陽明尊信之如神明中庸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如陽明之學果俟聖人而不惑者哉尊信之者安可爲知人耶嗟乎陽明文章功業超絕于一世可謂天下之英才也如其學術粗謬與孔孟之教不同不免自葱嶺來見其所述作而可知也已然雖見其所述作猶未悟其爲禪佛之徒是學術之蔽惑不幾乎無是非之心耶

程子曰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爲意者於學優相害篤信謂程子之後陳同父事功之學亦如此朱子所

以誹議之也。程子之時既有爲此學者，學術之差有異世而暗相同如此者。孔子曰：用則行，舍則藏。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夫行藏須安其所遇，今窮而在下者，以立功業爲志，此可謂不知處窮達行藏之道而無義無命也。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聖人之言本自分致知力行之工夫而相對言。朱子解之曰：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竊謂此約字言力行之方，欲約其博者而一於禮也。蓋知欲博守欲約，故博約一者分屬於知與行，然約字復有專

以致知而言者。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程子曰：博是博學多識多聞多見之謂約，只是使人知要也。朱子曰：程子說格物云：但積累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積累多便是博，脫然有貫通處便是約。又曰：約自博中來，通貫處便是約，篤信竊謂孟子程子說約字亦皆以致知言。朱子後說亦然，蓋博了而後欲融會貫通而得之於己也。與夫子之說博約以知行正相對言者不同，須知先賢之說約字有此兩意。

張子曰：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愚謂蓋非博學

多聞則不足以盡天下之變也豈偏狹固陋之學所能得乎

張子曰書須成誦不記則思不起愚謂記誦是讀書第一法不多讀則不能記不記則無由考究義理故記誦誠是學者之要務然記誦之須於少壯之時苟到強仕之時雖強記誦然易忘失徒勞力而已

張子曰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愚謂讀經須循環是讀經之要訣凡讀六經語孟須終身循環不已學者之於六

經四書識見愈進則覺義理愈精深故義理之精

粗淺深隨各所見之力量所謂讀之愈久但覺意

味滋長也儘字五侯鯖字海日音儘可有也義理儘無窮言義理可有無窮也

學者苟於小學書之文義有通曉則恐四書六經之

文字亦漸可以類推而通曉然則此書豈特為修

身之大法而已耶抑亦可以為讀羣經之階梯

初學日課朝看經傳養後讀經晝看史書或讀諸子

諸集且習字寫法帖晝後消搖緩行數百步須優

游而舒暢精神使心氣和樂勿令勞屈又遊文

武之藝或誦唐詩讀和歌夜又看經傳且記誦

經傳史子之要語及故事一二三件夜臨臥時須省檢一日之言行無憾而後則安每日須如此勉強勿怠廢

讀經之法宜專一研究如奕之爲小數也亦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况於聖經乎一經終而復讀一經四書六經須終身循環而一日不廢學者以此可爲終身之事業

凡讀書之法經爲本史次之子集又其次也其用功輕重本末次序須如此

讀諸史子集亦各須專于一書或兼讀二書亦可也然

一時所誦讀之書多而不專一則紛冗而不成條理功力分而難做精熟凡諸史子集其精要者抄出而爲冊子須日夜熟讀成誦如此則用功少而效多凡看書其有要用者須成誦不成誦難濟用

史書以朱子綱目爲要其爲書也貫綜古今扶植義理其立義也以褒貶予奪正其是非得失如規矩準繩可以明倫理綱常其載事也簡要而不冗雜可以通古昔天下之事知治亂盛衰之道益可爲垂世立教之大典非帝歷史之比也天地

之間不可無此書也學者讀經之餘暇須終身循環讀之而不廢

朱子曰先讀史記次看左傳次看通鑑有餘力則看全史愚謂讀史之序當如此讀左傳者國語戰國策亦可兼讀朱子之稱通鑑者是溫公通鑑也此書比之綱目其記事也本末詳備學者有餘暇則須兼讀之然為其書甚廣博學者所以倦于周覽也

造化之運一歲一番新至冬則陽氣閉藏生意凝結而若區方衆卉亦枝莖花葉枯落成塵春至則復新生發是天道之一終始也年年如此往而復來所以造化之生理循環而不息也

古今先儒之說各有異同後儒之說固偏邪者多矣苟於斯道有所齟齬則固不可順從然其中復有理之正而與舊說小出入者須擇而為取捨不可槩乎為不是何也人非聖人雖賢者各有所長有所短不能無偏側過不及之差見伯夷枿下惠而可知也聖人之言太中正純粹精微譬如嘉穀之能養人然人之有病無病無不齏宜賢者之言不能無偏側之病譬如參芪朮其固為上藥然其

爲性也不能無偏勝之害須隨症擇用不可棄乎
任使且人文之開明以漸者自然之理也故雖後
人之說或勝前人者亦間有之故不可咸爲非矣
須擇而去取之也此非惡平正而好新奇斯學非
一家之私須要歸道理之至當而已不可偏黨于
一家而蔽塞聰明

今之講經者捨音注而不讀且先注而後經者何也
蓋音注在本注之首先欲明其字義也不可廢先
注後經則注釋鶻突而經義晦矣可謂物無本末
而不知所先後也

弃瑕錄胤則天下無可棄之人物貴短求備則天下
無可用之人物

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
也夫至誠固是聖人之事非庸人之所能也而雖
常人積誠日久則亦能動人自然之理也凡善必
積而後成今人小爲善而不得其效則善爲無益
而舍之不修薄之甚也

堯舜湯武之王天下也其政治豈有過失乎然堯有敢
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武王有戒
慎之鞞猶恐不能自知其過且其臣有禹稷契皋

陶伊尹萊朱周公太公望散宜生之諸聖賢不為
無輔相然其欲廣聞知其過也如此如今之學者
亦當要博聞廣覽不可主一己之見而掩蔽其聰
明

君子之在世也樂知其道而行之是所以貴長生也
非徒貪生畏死也蓋在世一日則一日長進日知
所未知月能所未能故其長生為有益非如小人
欲長生而放欲也

懲忿窒慾豈此養德之道乎抑復養生之方也蓋忿
慾能害德且能害生故養德養生其道一也

平安城人風竹散人者我之舊朋也博覽能文為良
醫其言曰凡富有三等第宅宏麗資財殷充者家
富也四體康健耳目聰明者身富也旁通物理廣
識古今者心富也三者不得而兼將何取焉家富
不如身富身富不如心富故顏子不改其樂莊周
畏為犧牛矣世俗唯尚家富未嘗論及身心之上
故貪士有不知其樂者篤信曰富有二等是前人
所未言可謂好議論也

養氣之道先在調息息調則氣得養而心亦可平也
氣息躁急則心亦躁急故平心和氣以調氣息為

要發言做事從容不迫則氣息舒緩是乎心和氣
之工夫然則以調息和氣不可為術者事而鄙棄
之

心平氣和物我公共自與物相親

人好為矯激之行者因好名之心勝也

怒者先自傷而後傷人故傷人者自傷之餘也然此

至傷人則自傷增甚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者言

一陰一陽互相接續而天道之行也此可為善若

不繼之則失其常而道之不行也不可為善是以

可見陰陽本自善苟不繼而行是變亂也不可為
善

明儒有侮朱子者又有諛朱子者二者不同其識見
之蔽固則同矣

白樂天以謂作詩者勞心虛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
知其苦非魔而何愚謂此以詩為魔也其言宜矣
然而白樂天其言如此而其所為不免為詩魔所
惱者何耶

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嗚呼人生如
此可謂不幸也然天命難奈之何唯尚寐無尤可

以安命

魏志曰胡昭怡怡無不愛雖僕隸必加禮焉年八十而不倦於書籍者於胡徵君見之矣篤信謂胡昭愛敬之德量不可及可以為法如八十讀書不倦吾雖耄耋亦日夕手不釋卷矣是為可企及

人心本無不善而眾人動為外物被移而不能不失其本心是以富貴則為富貴被溺而失之貧賤則為貧賤所苦而失之好色則為好色所溺而失之有所好惡則為好惡所移而失之有所拂戾則為忿忿所移而失之遇災禍則為災禍所苦而失之

故凡有心所累則為被被移而失其本心矣是皆眾人之通病不可不察識而悔悟也

天子之不遇時此當世之不幸而為萬世之幸如朱子不遇當時故所述作多矣後可為後世之幸也孟子傳夫子之道而不謬嗚呼吾夫千古今天下只一人而已其道大中至正純粹精微夫雖賢者不能無偏性恐不能傳其道孟子固雖賢哲未及聖人何以能傳夫子之道而不謬如此乎蓋孟子嘗言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以其命世之小且去聖人之世與聖人之

居其近如此宜乎傳聖人之道而不謬也如漢唐諸儒雖有雋傑之才於道統之傳不能繼述獨如宋諸君子可謂畧承其統而不失其道也然聖人之道大中至正精微純粹孟子之後諸儒不能全備其體而無偏無黨然則孟子沒後謂聖人之道畧傳則可也謂全傳則不可也蓋孟子之後知道者二程及朱子也是聖人之道畧傳也

君子以禮樂爲修身之本禮樂有本有文是指禮樂之本而言所以斯須不可去身也蓋禮以恭敬爲本樂以和樂爲本有文者其末也以禮樂修身本

須恭敬和樂並行而不相悖也如又者又其助也固不可無其助也而不可以之爲專務

知而後行者非欲知至而后行之也須先知其端緒則行之也蓋非先知其端緒則不能行之然知其端緒者粗知其當然之則也蓋如事親之道溫清定省出告歸面之類是知其端緒也知其端緒者知當然之則也講之不久而可知其大畧而已知之則須要速行之是知行並進也至行之久則知之深蓋經歷而知之也是可爲真知故初學者非先知之則不能行既知則在時習而行之不如此

則知徒進而行不及非躬行則不能真知故下學之功雖以知行並進為勸須以力行為重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難人欲知京師須躬到京師而後為真知京師也苟徒觀其圖書而休者則不可為真知京師故行而後知者此可為真知也

言者心之聲也發乎外而可聞矣心者身之主也在乎中而不可見故接入時人唯聞吾言而不見吾心然則發乎外者只言而已言豈可不慎乎

講學者貴於融會貫通也如此而可為自得若有所蔽固偏塞則不能融會貫通不足以為自得也蓋

雖於先正之說有所持循而依據苟有所偏倚而主張則不免為蔽固非融會貫通者也

學者平日下手之工夫或謂吾曾有放心而不知求其要在是學者之通患須以存心為先其存心者其要在主一無適或曰學者先知天性之貴而可入道故尊德性樂義理之工夫為先或曰常人私慾蔽固故克己之功最宜在先愚謂雖二者工夫如各殊且畧有次序本自一套工夫故二者廢其一則不可也請試論之學者用功下手之方雖各以其切己者可為先要之只是在求仁而已求仁之功存

心知性克己之外亦何有他說乎三說各有用處
欲欠一亦不可得而已矣夫知德性之貴於物故
存心克己之功須臾不可廢是所以唐虞二代聖
賢說誠敬孔子說求仁子思說戒慎恐懼孟子說
收放心立其大者凡聖賢千言萬語鈞是要求仁
而已此外豈有他說乎存心養性工夫之中最緊
切者亦在克己之私欲耳蓋能養者必去其害害
仁者非私欲乎故尊德性樂義理存心養性克去
私欲而後求仁之功盡矣此三者不可廢其一夫
平日存養之功不可廢私意已萌時不可不克然

非知性貴樂義理雖勉強勞苦以欲存養克治只
是強持拘迫耳非中心悅樂爲之豈能可得久乎
喻之於五穀稼種之功知性貴而樂道者知五穀
之美貴於庶草而種藝之者也存心養性者既種
而後培壅灌溉之也克己者耘之者也夫種藝五
穀而後固可用灌溉培壅之功然而有藜莠蓬蒿
而爲之害則苗之美者漸枯悴而灌溉培養之功
亦無益焉故不可不用耘除之功此所以克己之
功不可闕也故曰三者闕其一則不可也

勤者法天行健也屬動慎者法地勢之順也屬靜健

順並行而天地之道立矣勤慎並行而人道立矣此為天地人之道其義大乎哉

在天為神在人為心蓋能為造化者神也為天之心能行萬事者心也為人之神在天在人其理同其類一也

自非聖人雖太賢不能無偏蔽與過誤若無之則是聖人而已矣譬諸日月之明有時而蔽於浮雲然於其大明無所虧損故賢者雖有所蔽且有過失然開其所蔽改其過則不失其為賢

後世之書生往往唯通乎訓詁文字而無義理之學經濟之術其所學雕蟲小技雜文小說而已是可謂為無益而害有益者也是非儒者之學又非丈夫之事也

吾曹雖讀書然不通經濟之學故世之君相以儒生為無用之徒不通事宜且以仁義為迂闊不適世用豈帝君相然乎哉世之不好學者往往皆如此是亦由吾曹之學術不明且不德也然則世人之不好學吾曹亦可半其罪也

近世之書生有自以為道學者然往往訓詁之學以治章句為勤不以知道為志不能慎思默識是以

雖講習經義年久然而無自得之效不能通道不可為儒者之學也

樂之一字聖人之所屢言必有以也是學者之所當知不可以為高遠不可及而廢棄也蓋禮樂修身之本禮者敬而已樂者樂也二者所以斯須不可去身也樂是心之生理雖常人亦有之君子樂順道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小人樂順欲以欲忘道則亂而不樂蓋小人之所樂非真樂也故君子而後得樂非樂則不可以為君子仁者不憂以樂與憂之消長而君子小人分矣

日慎一日可無過然有過者因其省察之未至與窮理之未精也夫子曰不遠而復無祇悔元吉蓋改過宜速所以不祇悔也一過既為甚既知其過其豈可再過乎顏子不貳過此可為法如衆人頻復雖無咎所以厲而多悔也吾曹多慾須堅忍無再過正是學問得力處苟不如是不足以為學也學貴以漸日進天下之極遠固有人跡所不及者然日日力征而不已則亦無所不至也學之源流遠矣苟下學之功日進不息久則可以上達也不取世有偽學偽行自銜自矜能欺人者衆人往往被被

欺而不知然。而世有識者必能辨之。如蘇老泉之知。王安石是也。故雖當世復難欺。有當世人不知而後世知之者。焉如程子之知。楊子雲是也。學術文章之得失。邪正亦然。終不能欺也。

讀書者當明道義。通往事。識物理。作文辭。凡此四事。皆是有益之事。學問之道當如此。何須作為浮靡之文。與拙陋之詩。而費時日之功。作無益之事乎。大凡學者須作有益勿害有益。

僮僕亦天地之所產。其為性也與公卿無異。只卑賤而已。是皆天地之同所憐恤也。須使之以禮。隨其

卑賤之分。而愛敬之。不可任其所辟。而賤惡之。然世俗之役使奴隸也。往往置之侮之。幾與犬馬無異。豈加以叱訶打撻。使人之道。豈可知此乎哉。

氣質者。謂何也。人受天之氣。地之質而生焉。其受天之氣。有陰陽清濁之異。其稟地之質。有剛柔純駁之殊。氣與質。一者謂之性。宋儒不謂之性。而謂氣質。何也。蓋以非性之本然也。故異名耳。然氣質之外。非有本然之性也。孟子言性善者。指其氣質本然之理。而謂之性也。

易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蓋地在天之氣。

中順承天施而成萬物也是地之能生育萬物者不能獨成亦順承于天道也

處老死之道離九三及程傳本義漢文帝周明帝遺詔可參攷淵明所謂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又奚疑者亦是此意耳孟子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程子曰行法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此學者平日所豫當講明也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須時措而宜不可偏靜偏動蓋好靜而惡動者為異學好動而惡靜者為俗派兩失之矣天運人事成其功者皆在動時然

則人生萬事須以動為重故偏于主靜則恐有為異教之弊然而夜間人身不止息則無明白動作之力冬間陽氣不伏藏則無來春發生之力然則靜養之功亦不可闕也唯不欲專一于靜而已若動靜不失其時可靜而靜則何害之有夫動以靜為根須於靜處含蓄而後發動也

慎思錄卷之四終

